

知食分子

李海燕

家常做饭不算什么专业技能,虽然一天三次买菜操持,劳动量和技术含量都不低,但既无人付费,亦无人监管。一旦上升为职业,就既需考证拿证,又要分级管理,还要严格规范操作,以防因犯错被吊销执照。

这在我看来十分没道理,给家人做饭哪里比给家人做饭容易了?尤其是那种大家庭里的主厨人,一天三顿侍候十几口人吃喝,比起那些拽炸天的每天只做一桌的馆子来,工作量差不多吧,可待遇却差远了。

世上类似没道理的事多着呢。比如人家的父母。

在多数人眼里,为人父母是天性吧,有了孩子自然就会了。可看看周遭的世界,并非如此:把4个几岁、十几岁的孩子扔在家里不闻不问,直到孩子们自杀走了,才跑出来哭“早知道如何如何”的父母有之,让几岁的孩子遍身伤痕地和猪一起住的父母有之,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一面的孩子,更是成千上万……

每每看到这些,心里且痛且怒。人啊,有时真是愚蠢,就不能把那些耗在外语证书、计算机证书之类无用东西上的时间、精力和金钱花一点出来,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,比如给父母们培训一下,也发个证书?

一级父母证书的关键词只有一个

三级父母证书

字——养。我当然相信,父母之爱子女,乃是出于天性,绝大多数父母能为子女付出的,永远超出身为为人子者的想象。但文明社会的标志在于能够兜底。万一有0.01%的父母连养孩子这样的基本职能也不能完成的话,确实应该有个机构出来培训、干预,教给他们基本技能,让其改正不当行为,甚至剥夺其为人父母的权利。

举一个极端的例子,不久前新闻报道了一位患产后抑郁的母亲,杀死了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。如果可以给即将当父母的年轻人培训一下类似的健康常识,应该可以减少悲剧的发生。还有上面那4个自杀的孩子,如果在父母对其不闻不问时,有相关的法规和机构来约束他的父母,要其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,如果一直不,就给孩子们寻找新的监护人,而不是在悲剧发生后,大喊“撤了县长”之类的昏话。

如果可以,“合格的父母不是天生的”“养孩子绝不仅仅是家事”这两句话,一定要写在一级父母的培训证书上。

二级父母证书的关键字也只有一个——育。如果养是最低要求,保障孩子的生存权,育,则是保障孩子的健康权,让其身心健康成长。

正常的父母当然会竭尽全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,如果硬要找出什么不妥当的地方,大概在于有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

往往用力过猛。为孩子全力付出,牺牲父母的生活,甚至隔代的老人也加入全都围着孩子转,这样除了会教育出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的孩子,还会让孩子缺少正常生活的样本。

在育子上用力过猛的父母,最容易犯的错误在于太过傲慢。一句“这是为你好……”便把自己的强加给了子女。于是才有了微信里的段子:两个幼儿园的孩子在对话,一个说:“笨鸟先飞你怎么看?”另一个回答:“有的笨鸟先飞,有的笨鸟不飞,有的笨鸟自己不飞,生了个蛋逼着蛋飞。”

其实教育的精髓正如我们老祖宗说的,在于教学相长。正在读熊秉元的《正义的成本》,里面谈到他的一位朋友总是对孩子说,“亲爱的孩子,如果我有做什么不好的请一定原谅我,我也是第一次做人家的父亲。”由衷地给这位父亲点个赞,平等沟通才是教育的最佳手段。除了这个例子,最值得分享的在于,熊秉元认真地谈到,伦理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工具性的安排,具有功能性内涵。这样的说法听上去会让很多人不舒服,太过赤裸裸,血淋淋。其实细思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。比如伦理关系为我们的人际网络构建了“差序格局”,以自己为圆心,由内而外是家人圈、亲戚圈、朋友圈、陌生人圈等等。核心圈成本效益最高,利益关系最大,所以一切以最高规格、最优先处理。也因为如此,对待

核心圈的人态度最为放松、随意,因为不用想,反而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伤害。如果在与家人的沟通里,多些教学相长、平等沟通这样的词,而不是以爱的名义强迫,可能效果反而会更好。这两条,似乎可以写进二级父母证书里。

三级父母证书的关键词是——伴。忘了从哪里看到的这句话:孩子不是那个你出生之后很久才出生的人,是那个你死后还要活很久的人。这话说得很,却是事实。所以,父母对于孩子,终极的是在他需要你的时候,你人陪伴着他;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,你的精神、灵魂、你曾经给予的一切仍然陪伴着他。

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的时候,养儿防老,养育孩子仿佛是一项投资行为,现代社会,指望孩子养老的人越来越少了。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养育孩子呢?纪伯伦的那首《孩子》,反复引用过很多遍了,忍不住还要再次引用:你的儿女/其实不是你的儿女/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的渴望而诞生的孩子/他们借助你来却并不属于你/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/却不是你的想法……

任何事物,一旦被创造出来,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意志,创造者也无法左右它。一个孩子更是如此,那些父母啊,就感谢上苍让你曾经陪伴他吧。

坊间纪事

爱与孝的道具

伊尹

我上班那会儿,经常遇到捐款这种事,小则办公室主任出马走一趟,像售票员,手里夹着一把钱逢人便吆喝捐款了捐款了,五元起步,多则不限。也有大捐,这时捐款数额就要按照级别高低而定,捐款时还要有个仪式,并且录像拍照留存,员工们列队站立,由领导带头,依次走向捐款箱并投入捐款,那个专门来录像拍照定制的捐款箱,惊鸿一现之后就收进了仓库,它只是一个道具,当然,我们也是录像与相片里的道具,爱心道具。

后来我虽然脱离了上班族的生活,但之前录像时在一声类似“开拍啦”声中捏着钞票摆出一脸庄重出场的日子——那种形式流程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,将捐款送到所需之人手中我赞成,我反对将这过程形成一种怪诞的作秀来表演。

养老院的老人们一到重阳这类的节日就会发愁,爱心人士都在这一天如潮水般汹汹涌来,他们来帮老人们打扫卫生,洗头洗脚,剪指甲加上掏耳朵,又要联欢,还要表演节目。有一则报道说,养老院的一位老奶奶,被志愿者洗了七次脚,还有一位老奶奶的头发被梳了两次,被剪了两次指甲,洗了两次脚,掏了两次耳朵……晚到的爱心人士还想为她剪指甲,却发现,已经没有了指甲可以剪了。许鞍华的《桃姐》中,“爱心”人士到养老院进行中秋慰问,拍照结束,却将送出的月饼又拿了回去:“我们还要去其他老人院,这个月饼还要用,用完了你想要就给你。”“坐下坐下,还没结束,又一批来啦!”这时又有一群孩子涌进来……老人们累了,却还得坐下,继续充当爱心道具。

我曾见过一位开着宝马的母亲带着她的六岁儿子去孤儿院里献爱心,小男孩一身名牌,剪着西瓜太郎头,大概经常参加这类献爱心活动,非常老到,时而叉腰时而挥手,吆喝着给孤儿们发放小包装食品与文具,母亲则在一旁满意地看着,对于这对母子说来,这种活动和农家乐与背包游没什么区别。

我的一位朋友,前几年将年迈与脾气暴躁的父亲送到养老院,中秋时他去养老院看望老父亲,带了父亲爱吃的糕点以尽孝心,倔强的老父亲不理睬他,他无趣地坐了一会儿,说工作忙要回去了,他前脚走出门,老父亲在几个老头的起哄与鼓掌声中,将那几包糕点隔着墙头扔了出去,老父亲骨气铮铮,拒绝做儿子孝心的道具。

工作繁忙的朋友无奈道,他理解父亲的行为,平时不能行孝跟前,却在这一天不忘表孝心,换位是他,也会一肚子怨气,对于老父亲这种个性来说,孤独他不怕,他会去适应,而被当作孝与爱的道具,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。

手机语文

一个人他姓王

王德新

每一个汉字都不简单,都阅历厚重,都价值连城,都含着刀光剑气。仔细端详一个字,就会端详出它的趣味来,认真体会一个字,就能体会到它的力度、精度、深度和气质。

“一个人,他姓王,腰里掖着两块糖。”不用问,这是一个老字谜:“金”。说到姓王的人,有一位值得一提,他是四十年前我家乡村小的老师。这位王老师年龄不小,四十大几了,而辈份却低,教的是小屋子的叔。有一次,这位大侄子王老师说就出心裁地在课堂上搞了个小插曲,跟叔叔们探讨王字。先是写,说王字谁都会写,难不住叔叔们,只是深受屏阅读之害,就我个人而言,我更推崇纸本阅读。一本书在手,会有一份亲切感,那些亲切感有些凸显在书籍的设计装帧上,有些融合在书本内容中。慢慢读,细细品,足以领略纸本阅读的魅力所在。事实上,纸本书不仅以一种载体的方式存在,它还包含了它所关联的形、气、神、声等。对某些人,它可能承载着生命中的某段记忆,旅途中的某些气味;对个人整体而言,纸本阅读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传承。当然,要真正回归阅读本位,要有让人坚守的理由,还有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提升纸本书籍的内容质量。

历史这玩意儿,总有一种滚滚向前的力量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,但有一些需要沉淀的东西,常常会以回归的方式等待我们的灵魂。纸本阅读的“盛世”,也许会一去不返,但回归纸本阅读,是一条情趣之路,健康之路,它有利于介入现实,深化体验,拉动情感,是一种良性生活方式的回归。虽然文字媒介的数字化和购买渠道的网络化已是不可辩驳的事实。但我相信,依然有为数不少的读者群体,期望通过纸本阅读这样一种绿色阅读方式,重拾纸页间的温情和暖意,重温一段可以愉悦人生的美好时光。

王漆

真该感谢照相机的发明者,一声快门响动,现实中的场景便永恒地成为记忆。

前阵子清理卫生时,在一大擦尘封而又重见天日的旧照里,我又一次看到了他——那个戴着宽边眼镜,个头不高,略显粗壮的大学生。照片里我们八个人簇拥在一起,可能镜头的关系,大家靠得很紧。

那是刚入学不久照的。因为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踏足省城,于是星期天常常结伴到感兴趣的地方游玩。本来我们不是同一路,却碰到了一起。一位家在当地的同学拿着一架照相机,拍下了这张看上去不太清晰的照片。那天中午吃饭时,我们各自买来面包,他却站在山坡前静静地望着远方,似乎在沉思什么。我问他怎么不吃?他说饿,早上在学校吃得饱,所以没胃口。我问他怎么不吃?他说饿,早上在学校吃得饱,所以没胃口。

在班里他属于小弟弟,与我们这些比他八九岁的大哥哥大姐伍,却每次考试都让我们甘拜下风。他的脑子简直就是录音机和复印机,老师讲的,书上写的,复习资料里罗列的,他张口就来,提笔就写,几乎一字不差。从早上起床叫一声,他就离开宿舍,一直到同宿舍的人鼾声响起,才悄悄打开房门,拿起脸盆到洗漱间冲个凉水澡,然后静静地钻进被窝。四年下来,始终如一。

级部有个“老大哥”,不知是学习压力大还是本来就神经脆弱,三年级时,竟变得神神道道,略带“痴相”了。没人愿意靠近,也无人敢接近。一度传言,学校要劝其退学。如果真是如此,那意味着他要带着老

这张有些褪色的照片旁边有道小小的撕痕,那是有一年整理旧照时觉得它太不清晰,索性要处理掉,但不知为什么又没得去手,重新保留了下来。我为自己当初的“手软”感到宽慰。其实,人生许多值得回味的的人和事常常被遗忘,就是因为失去了追溯的平台和提醒的钟声。

看着这些旧照片,每一张都有一段故事,透过它们去看世界,怎能不让人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天呢?



时尚辞典

手写、纸本阅读及其他

程应峰

一天,我在办公室敲着键盘修改一个材料,档案员送来传阅件时,瞥见我用手输入法打字,颇有些意外,说:“你也会五笔打字啊!”我一笑,说:“五笔打字比拼音输入快些,你应该也会的。你曾经是专职打字员,不是吗?”“是,只是我现在惯用拼音输入法打字。也许是长期不手写的缘故,用五笔输入法打字时,很多字笔画搞不清楚,总也打不出来。”

她这么一说,我倒真同感,因为习惯了敲键盘,手写的文字似乎是越来越少了。这一来,很多字,特别是越来越用的字,真要手写起来,笔画常常拿捏不准,错误更是在所难免。如今,办公一族依赖电脑,依赖键盘恐怕再难逆转,手写字渐去渐远,已成为不争的事实。曾几何时,那些令人留恋、不能忘怀的手写家书、情书渐渐消匿了;翻开书店货架上的新书,那些可以细细揣摩、用心品味的作家手迹也难得一见了。当今社会,可以不用写错字,而且写得一手好字的人,实属难得可贵。

与文字相应的阅读,也在悄然无声地发生着变化。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效益和方便,也给一些传承带来了势不可挡的冲击,屏阅读取代了纸阅读,很长一个时期,我就沉浸在屏阅读中,当然也长期沉湎于光辐射、电磁辐射等等有害无益的环境之中,时间一长,视力严重受损,身体很多部位也相继出了毛病。

编写所写。凭借这些媒体行为,果壳网俨然也是半个新闻发布平台了,且天然权威。这种权威是极具亲和力的,十分聚人气,现实社会中民众骨子里对专家的认同和崇拜昭然若揭。

最后,看看知乎,已经不能算是专家回答,但也是细分社会里佼佼者地盘。在这里,一个无名路人,说不定就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说出了大道理,甚至比大V、人生导师都到位。这个领域可以是科学的,更多的是不科学的、感性的世界。大家的提问符合“长尾理论”:那些琐碎的无关痛痒的疑问,那些本该被网络迅速过滤掉的讯息,可能因为一句经典回答而成为引爆点,猛吸流量。

不过,逗趣与媒体人思维也不是万能的,科学服务大众,却未必讨好大众。是专家,总有不讨好的时候。比如前段时间在网络流行的“反手摸肚脐”,本来就是叫个娱乐,但果壳网却出现文章称这是种叫“马凡氏综合征”的病。这不是有点当年“砖家”的味道吗?虽然这种说法很快被推翻,但也让大家意识到,专家一直都在站在自己的角度得出结论,关键在他们与受众的中

生命之灯

逢金一

在济南地图上,你一定能很快找到顺河高架路。它南北纵贯,状如一个发福中年男性的啤酒肚曲线。大约在这啤酒肚的肚脐眼处,由东向西挺出如小火柴棒一样的一条街,那就是馆驿街。

馆驿街是一条温暖的街。1987年夏天,我第一次来到济南。济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大明湖,不是趵突泉,不是千佛山,不是泉城路,而是馆驿街。我至今还记得那次和父亲走过两个开满满荷花的大池塘,那荷花拥挤挤却高高兴的样子,荷花长得好像比我还高,蝉在什么地方张牙舞爪着,站在街口,父亲一字一顿地念:“馆——驿——街,嗯,走走看。”

多么有意思的一个名字!“馆驿”,与刚刚脱离的“文革”及当时所处的“改革开放”初期,是多么不恰当的一个特殊名称,它带着古文明的胎记,带着汉文字的神秘感,指向古代,指向了大多数代人看不清的远方。

“馆驿”让我想到商鞅。这是一个在生命的最后“驿不得”的可怜之人。他被迫逃亡到边境时,想投馆驿,却被以“商君之法,舍人无验者坐之”予以回绝,最终被捕遭车裂而死。

“馆驿”还让我想到杜牧那首著名诗作: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此诗讽刺唐玄宗为了爱吃鲜荔枝的杨贵妃,动用国家驿站运输系统,从南方运送荔枝到长安,那得得马蹄声,历久千年,犹自回响耳畔。

多少年后,当我终于在这座城市落户,而所居住的地方恰巧就在馆驿街附近时,就每每想到与父亲共度的那些宝贵时光。现在,这条路只能由我一个人走了,火柴棒被我一次次孤独地擦亮,一次次映照出父亲那慈祥的笑容,淡淡的烟草气息与略带低沉的声音。

后来,我慢慢理解了这条街。这是一根燃烧了六百多年的火柴棒。它最初出现在文字中是一条大道,俗称官道。那是在明洪武九年(1376年),三司(布政司、按察司、都司)移于历城,此地始设馆驿,名曰潭城驿。这是传送公文,迎送官员的馆驿,百姓称“接官亭”。

这根火柴棒正式成为一条街,是在清代。清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《历城县志》将这一带称“十王殿街”。后来,在馆驿和十王殿之间形成街巷,才统称馆驿街。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记载,馆驿街“北走燕冀,东通齐鲁,为济南咽喉重地”。

既为“咽喉”,那么我想,明代“后七子”领袖,大诗人李攀龙按理说也会从此街走过。因为他曾在今广东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浙江、陕西等多地出任高官并多次回乡,一定有机会经过此街,而在极其重视迎送程序的古代中国,他在馆驿街上寒暄几句,当是必有的步骤。

这根火柴棒的东端为英贤桥,西端,也即它的红色磷头,是红瓦坡顶的德式建筑津浦铁路宾馆。我们在说这座建筑的时候,其实应该降低了声调,因为它可能是一位业已107岁的历史老人。在一百多年的时光中,它有很多荣耀的时刻,孙中山、胡适、泰戈尔与徐志摩均曾在此住过。

孙中山与胡适的这次济南之行,均曾抽时间游览了大明湖。从路线上考量,他们均可能走过馆驿街,只是未曾有确实的文字留下而已。一条街就是一条街,它平铺着,只供人走来走去,未必非得让人记住它,不像湖山胜景,或以水的形式低下头去一脸娇羞,或以碑、塔、寺、观的形式仰起头来一脸的正能量,让人在俯仰之间流连忘返。一条街,以正直为本分,沉默是它的声音,寂寞是它的命运。

从更大的视野上看去,这条街在现代史上,日本人的铁蹄踏过,国民党的军警皮鞭踩过,解放军的步鞋丈量过。720米的长度,一部大历史的容量。

而今,我上下班都要穿过英贤桥,脚踏馆驿街;我的孩子也曾每日路经馆驿街。而每次经过这条街,我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。我们称它为街,实则好似省略了什么。在我眼里,它是一座以直线形式存在的高山,是一条以硬土方式存在的长河。它甚至也可视为典型山东人的一个隐喻:外表平凡、朴实、平和、平静,而目光久远,沉稳老练,处变不惊。

每个人的记忆中,都会有这样燃烧着的火柴棒。它们默默燃烧,侍奉着岁月,滋养着时光。它们小到无名无姓,却大到能照亮一座城市,光耀一部历史。它们,是能够点亮人们心海沉浮的生命之灯。

纸上博客

强词有理

辛然

记得网络刚出现专家时,迎来的不是因为专业知识而备受推崇的局面,而是“砖家”的绰号。究其原因,一是专家好像总在跟大众的追问唱反调。二是露面太晚,正义太迟,给人“事后诸葛亮”的感觉;三是媒体报道有时断章取义,引起的大众误解。这是三个不好破解的局面。首先,民众追逐的一些观点、事件,要么是人为炒作,要么是讯息不全引起了滞后。比如张悟本、王林,一个在收视率颇高的节目里鼓吹绿豆,一个连马云赵薇等名人都能忽悠了,二人可谓法相庄严,法力深厚,符合了大家对“四两拨千斤”神医神术以及传统文化深不可测的崇拜。这时候有专家站出来,说绿豆也可清热解毒,气功也就普通健身,推到偶像,简直是情商不高的表现。而后,等张大师、王大师的鬼把戏被戳穿,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,可怜也轮不上专家来领队,大家会说:你早干吗去了?最重要的是,大量专家出现在标题党时代的网络,

互联网+专家

媒体报道时会突出一句看上去没什么头脑的言论,想必大多数人是不会承上启下地把专家观点看完整。

松鼠会、果壳网以及知乎的出现,改变了专家的尴尬形象。在网络上,大家的身份都默认为“网民”,专家的出现如同打破平衡。现在,一些专家转变为“知名网友”,并改变一本正经的说话样子,一边当段子手一边作解读。

首先是松鼠会,一开始只是一群专家玩票的性质,热闹了一年各路好汉凑凑文章出本书,没想到还卖出点销量来了。这可能也是专家们没有想到的:原来网民都这么爱科学!过奖过奖,说爱科学我们谈不上,只是爱看自己看得懂的科学知识而已。在一篇科学入门文章里,如果专业词汇多点,配图少点,又没什么网络语言,恐怕我们就丧失那颗科学之心了。

然后是果壳网,它细化了民众对科学的喜爱且风格更亲民。每当遇到社会事件,果壳网会很快出现丰富的分析文章,这些文章会被迅速转载,出现在各大网站的专题醒目位置。简直是想记者所想,写

介,是何种记者,何种媒体以及何种平台。如今,有些专家已进化到无需媒体,自己就能抓眼球的地步。这种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自我炒作,都很棘手。这就涉及到专业的品牌化,方舟子可以说就代表了炒作类品牌。“松鼠会”“姬十三”就代表了一份操守感强、专业性更强的品牌。

专家还是那批专家,知识也照常进步,只是时代处于风口——据说站在风口上,猪都可以飞起来。况且是专家呢?现在,专家有组织地出现了,他们有自己的平台和运营,并获得一轮轮的融资,甚至上市。这是以前的“砖家”没法想象的:知识原来也可以这样赚钱。用流行的话说,这算不算“互联网+专家”?在这样一个专家的世界,专家的新成果会快速在网络传播,融入社会各个领域并找到落脚点;利用专家的前瞻性,跨界融合和行业转型在理论上都可以建立起各种可能。想象一下,以后我们可能会患上“专家”股,这可比专家荐股要靠谱得多,因为一群专家会发挥所长地进行投资运营——只要知识不贬值,我们的钱就不贬值,那该多有趣!